



列傳卷第五十四

元史一百六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珍藏印

南京國子監

祭酒黃儒炳

補刊

司業葉

燦

張立道

白山原私藏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登金進士第歲壬辰國兵下河南善以策干太弟拖雷命為必闡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左右至元四年命立道使西夏給所部軍儲以幹敏稱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往鎮其地詔以立道為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

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與侍郎竄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忌忽哥赤來爲王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乃得入爲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夢寶合丁遂據王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乃囚立道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爲族兄結

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亡至土蕃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傳別帖與告變人俱來二人者遂與立道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夢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歔歔久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亦皆授官有差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歲貢之禮遂定十年三月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

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爨燹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為郡縣十五年除忠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入習禮讓風俗稍變矣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

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十十年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焉帝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以弓矢衣服鞍馬始赴任會亦扇動請發書亟發兵討之按其齒旬七十城越麻旬抵可謂皆鳳異物者悉獻諸朝二十二年從裴李繼屏所部尹二十五年運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再白之訓于公廡以警金

天朝力請於帝以雲從之遂命立道為臨使仍佩虎符陞辭賜泥路大首領必思反城邑數行而前徇金下之有遺以馴象金又籍兩江僮士貴峯有奇以其籍歸有司創廟學於建水路書化大行入朝值權臣

用事遂退居散地條陳十二策皆切當世之務帝嘉
納焉二十七年地京地陷人民震蕩命立道為本路
總管未行安南世子陳日煚遣其臣嚴仲羅陳子哀
專詣京師告曩爵先是其國之陳日煚累召不至僅
遣其族父遺愛入貢朝廷曰其為安南王遺愛還日
炬陰害之遣使問罪日煚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將討
之失利而還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
言蠻夷小邦不足以勞中國發立道嘗再使安南有
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召至香殿諭之曰小國
下恭今遣汝往諭朕意宜盡乃心立道對曰君父之

命雖蹈水火不敢辭臣愚恐不與俱臣為之副帝曰卿朕腹心
敗卿謀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大以行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
詔日煚乃率其屬焚香伏請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儀
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甥小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
獨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天子亦既知之汝亦
讓至弓矢盡衰衆不戰而自潰

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臣使一人君鄉上必
虎符賜衣段金鞍弓諸爾世子當出郭迎
左既抵府日煚拜跪為書曉之日煚曰此
之師也何以教我立能勝之也由其不用
而還曾未出險風雨天子亦既知之汝亦

特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
俗同而教力壽今發而用之繼
能抗我汝戰不利不過道人
抄獲汝食少不能支必為彼所
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
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
將護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
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
惟世子計之日燭拜且泣涕而
為我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

雲南與嶺南之人
以北方之勁卒汝
平島夷乘釁必來
汝為其臣孰若為天
者亦畏我大國之爾
卒之師殊非上意遠
介之使謝罪請命輒
國之師今禍且至矣
言曰公之言良是也
戰救死而已寧不為

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此
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為
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
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
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
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為必先
不敢至議者惜之二十八年遣
尋以為四川南道宣慰使遷陝
侯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
廷議求舊臣可為梁王輔行者
立道遂以陝西行臺

侍御文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于官立道凡
二使安南官雲南最久頗得土人之心為之立祠於
華善城西立道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史論安南
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
右司郎中

張庭珙 廣瑞

張庭珙字國寶臨潢全州人父樛金商州南倉使歲
壬辰籍其民數千來降太
俄改北京都轉運使因家
庭珙為必閣赤高麗不請
命監權北京等路賦課
京歲辛亥憲宗即位以
獲徙居海中江華島遣

庭珙往問之其王言臣事
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
庭珙却之而歸以狀聞帝為
麗以安帝伐宋至閩州授安
伐以庭珙熟知西京入漠南
糧運俄授同僉土蕃經畧使
時以庭珙為朝列大夫安南
臣善大理諸蠻至于安南世
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臣
翁言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為
朝未嘗不謹而大軍歲
且賂庭珙金銀數千兩
禁戍兵無擅入其地高
撫使世祖即位自將北
路遣立沙井諸驛兼給
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
國達魯花赤佩金符由
子光昞立受望庭珙責
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
唇齒妄自尊大令百萬

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帝卷
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
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
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
者其審謀之光晒惶恐下拜
受詔既而語虞珮曰聖
天子憐我而使耆來多無禮
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
抗禮古有之乎庭珮曰有之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
上光晒曰汝過益州見雲南
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
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
况天子命我為安南之長位
居汝上耶光晒曰既得
大國何索吾犀象庭珮曰貢
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晒
無以對益慚憤使衛兵露刃
環立以恐庭珮庭珮解

所佩弓刀坦卧堂中蓋汝何為光晒及群下皆服
明年遣使隨虞珮入貢庭珮見帝以所對光晒之言
聞帝大悅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紀之授襄陽行省郎
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
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
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
文煥帳前將田世英曹彪執其總管武榮來降文煥
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珮
曰彼來或以計規我未必果降此人呂氏腹心
不如留之以伐其謀元帥阿木然之乃留不遣天明

文煥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遂授知歸德府行
樞密院經歷。諸軍渡復為行省。師中俄授金虎符。
襄陽總管兼府尹。改鄧襄二州。遂魯花赤。宋平遷平
江路。遂魯花赤。改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未行。拜大
司農卿。連居親憂。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開
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珙
始至。察其必為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
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為神。河決灌大康。漂溺千里。庭
珙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
活甚衆。水入善利門。庭珙親督衆。遣薪土捍之。不

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
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珙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
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
為知言。弟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曆卜筮無
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為先鋒。中統二年。授元
帥府參議。留戍青居。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築
城。鹿嶺山扼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
砲皆穿。築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皮以拒砲。
貴以城中乏飲。于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澆

之瀉之中以洩真人日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踰月
援兵不敢進庭瑞度宋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劫貴營
宋兵驚潰殺都統藥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斬千餘
級庭瑞亦被傷數處以功授奉議大夫知高唐州改
濮州尹遷陝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政過於猛上官弗
便陷以罪徙四川屯田經畧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
發兵圍重慶朝廷知庭瑞練習軍事換成都總管佩
虎符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蜀平陞諸蠻夷部宣
慰使甚得蠻夷心碭門羌與婦夫老幼入市爭價殺
入碭門魚通司繫其六羌首悉斬之擄謀人劫之魚

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
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卽以門牆之寇待之不
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
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語
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
爲見證耳而汝卽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名近郡兵
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裂羊
脾卜之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
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
者餘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碭門爲界無

相出入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為患庭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楊山泝江往往復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槍聯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斲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惟斬其酋蘭德西等十餘人而招復其餘民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剝民為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辭歸關中三年思成都遂從漢中分家奴往居焉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

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閩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其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名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為難

張惠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宋尚書右僕射商英之裔孫也其先徙居清河後徙蜀歲丙申惠年十四兵入

蜀被俘至杭海居數年盡通諸國語丞相蒙速速愛而薦之入侍世祖藩邸以謹敏稱賜名兀魯忽訥特世祖卽位授燕京宣慰副使爲政寬簡奏免分數錢罷硝礮局俄遷侍中至元元年冬拜叅知政事行省山東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李壇之亂山東民被軍士虜掠者甚衆惠至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以蘇民瘼遷制國用司副使會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叅知政事遷中書左丞進右丞伯顏帥師伐宋十二年及詔惠主其饋餉凡江淮錢穀皆領之十二年春宋

降伯顏命惠與叅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閱府庫版籍收其太廟及景靈宮禮樂器物用寶郊天儀仗籍江南民爲工匠凡三十萬戶惠選有藝業者僅十餘萬戶餘悉奏還爲民伯顏以宋主北還俾惠居守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伯顏以聞詔左丞相阿朮平章政事阿塔海詰之徵還京師二十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揚州二十二年入朝復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杭州至無錫卒年六十二惠所至有能聲及老頗以沉浮取譏子遵誨

劉好禮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父仲澤金大理評事遙授同知許州徙家保定之完州好禮幼有志知讀書通國言憲宗時廉訪府辟為參議歲乙卯改永興府達魯花赤至元元年以待儀廉希逸薦召見言舉人材數事稱旨五年應詔建言凡有司奏請宜先啓皇太子俾得閱習庶政以為社稷生民之福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以鎮之創築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為限後是者不錄帝是其言勅中書施行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以比古之都護治益蘭其地距京師九千餘里民俗不知陶

冶水無舟航好禮請工置於朝以教其民迄今稱便或言榷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十年北方諸王叛執好禮軍中幾死其大將以好禮善應對釋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肯還之耶十七年春好禮率眾走別部守阨以待兵至遇叛王軍迫好禮西踰雪峩嶺好禮自度踰是則無望其還遂以衣服賂叛王千戶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走數日從者繼至且千人中道糧絕捕獵以為食七月至菊

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入見帝賜之食與鈔
十八年授嘉議大夫澧州路總管十九年入爲刑部
尚書俄改禮部又改吏部好禮建言中書象力最巨
上往還兩都乘輿象駕萬一有變從者雖多力何能
及未幾象驚幾傷從者二十一年出爲北京路總管
再入爲戶部尚書二十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二子晟
爲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使

王國昌

子通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爲膠州千戶中統元年入覲
世祖察其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戶佩金符召問軍旅

之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賜白金錦袍至元五年
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爲近帝命
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
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
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勞而東夷皆內屬惟日本
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
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
帝因命國昌與經畧使卯突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
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屯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爲援
冬十月卒于軍子通嗣

通初襲爵為左衛親軍千戶十二年從諸軍伐宋渡江鎮鄂州時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將千人破其柵宋兵遁去通縱兵追擊殺獲甚衆以功進武節將軍從攻靜江下之十四年改侍衛親軍千戶明年通上書言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請屯田于和林率所部自効帝慰勞遣之從破敵兵于金山俘獲生口及馬羊牛駝不可勝計進顯武將軍賜金虎符陞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從討叛王乃顏遷副都指揮使明年屯田瓜沙諸州進階明威將軍武宗即位命總京城衛兵樞密院復奏通攝左丞領諸衛屯田兵不花襲武德將軍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姜或

姜或字文卿萊州萊陽人也父椿避亂往依濟南張榮因家焉或幼穎悟好學榮守濟南辟為掾陞左右司知事尋遷郎中進參議官中統三年或與榮孫宏入朝因言益都李壇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制之未報明年春壇果反時諸郡不為兵備壇即襲據濟南或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進兵討之秋七月捕得生口言城中糧盡勢蹙或乃昏夜請見王

曰聞王陞辭時面受詔曰發兵誅瓊耳毋及無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或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言於王晚矣王悟明日賊衆開門出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瓊就擒城中按堵如故或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棗或言於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不法者寘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及遷東平府判官民遮請留馬爲之不行至元五年召拜

治書侍御史出爲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賜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後累遷陝西漢中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拜行臺御史中丞後以老病歸濟南尋擢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三十年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六子廸吉

張礎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徙燕之通州祖伯達從忽都忽那顏略地燕薊金守其蒲察斤以城降忽都忽承制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遂知通州父範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丙辰歲平章

廉希憲薦于世祖。潛邸時真定爲諸王阿里不哥分地。阿里不哥以礎不附。已銜之。遣使言。不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世祖命使者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之間。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倚任。待天下平定。當遣還也。已未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中。統元年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爲彰德路。拘權官。復入爲三部員外郎。賜金符爲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知獻州同知。東平府事。又改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婦人墜地。奴匿。暗赤家礎將以其

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礎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爲奴。礎劾黜之。遂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劉宣領兵捕之。宣卽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字。宜遣人招諭。以全衆命。宣不可。礎曰。諭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諭之。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歎服。遷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廣西宣慰使也。里脫強奪民財。礎按其罪。遷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授賓州路總管。不赴。拜國子祭酒。尋出爲安豐路

元史及傳卷三十四
二十六
總管三十一年卒于官年六十三贈昭文館大學士
正奉大夫封清河郡公諡文敏子淑衛輝路推官

呂域

呂域字伯充河內人七世祖公緒與宋丞相公著爲
從昆弟祖庭金未避亂去鄉里父佑歸附初隸兵籍
轉徙北郡復至關中家焉廉希憲宣撫京兆聘許衡
教授生徒域從衡學衡爲國子祭酒舉域爲伴讀輔
成教養域之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司
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民情未安有呂子
開者向爲襄陽制置司參謀官今退居鄂其人悉知

三
宗少子遷陝西四川提刑按察使踰年西南夷
斯內附帝以澄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為副者
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至其境諭之曰皇元一視同
仁不問遠近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
求於汝也袁大夫况尋以疾卒子克脩事裕宗于東
宮世壽江南湖北河北河南陝西漢守三道提刑按
察使孫昇三人曰惠曰質曰文

王傳

王傳字仲謀徐州府人曾祖經祖字仕金宗裝武

校尉父天鑑金正六初以律學中書選仕至戶部主
事博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
陶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
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時省
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博以選
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為中書省詳
議官二年春尋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為國史院編脩
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權材能議典禮
制度咸為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
置察院與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

劉晟交結權勢任用頗專陷沒官糧四十餘萬石博
劾之暴其姦利權貴側目又言晟監脩太廟畢功特
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
晟竟以憂卒秩滿陳天祐雷膺交薦於朝九年授承
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
者獲其兄行賂緩獄獲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
不決朝廷委博鞠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
者時博又舉一父大兩十二年奉命試儒人于河南
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
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

職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
侍御史不赴於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
孝立愛端全進學擇術謹言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
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
三十一篇帝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
絳紗為大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
至邢時齊太子食邪蒿願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
邪人耶齊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國當
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喻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
弘益居多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

在官二十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
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刑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
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
况可近乎竟而果敗衆服其識二十六年授以中丞
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汙不潔者凡
數十人察繫囚之寃滯者決而遣之戒成莫無得焉
民家而刻管屋以居之每謂為治之本在於得人乃
進言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為
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乎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
寇併然嗚哀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

深察之喜於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
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
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
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矣。時行省討劇賊鍾
明高無功憚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
萬昔年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
以尋常草竊視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
沒難測拒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
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二
十七年廷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

上萬本第五 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

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志在諸經旨元貞元
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奉旨纂脩世祖實
錄曰集聖訓六卷上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
賜鈔萬貫乞致事不許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
公孺為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等祕書郎大德
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
郡公諡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
承華事略中學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雜著詩
文合為一百卷

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元史一百六十八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楙等奉

勅修

陳祐 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
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
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
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為
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
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

李國維楊杲李徽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即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真除祜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祜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祜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祜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即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

祜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祜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脩比干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祜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祜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祜有異議

許進祐為尚書參知政事以啗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湏設事遂罷阿合馬怒其并已除祐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王府其違魯花赤及總管為人誣搆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寬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口何必若是前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

子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眾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趨殺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為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

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考陂屯田萬戶初在揚
州聞祐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讎擒其賊魁戮
于紹興市臯昌國州知州頌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
魯夔考陂屯田萬戶思謙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弟天
祥

天祥字吉甫因允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
少繇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壇叛據濟南結宋爲
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汜
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
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

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別去數歲獻所爲
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
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即郢復州等處招
討司經歷從國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叅政
賈居貞所器重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
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
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
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
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
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

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踈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効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

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軍勢稍振馬士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士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

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爲宣慰司參政忽都帖兒賈居貞萬戶鄭鼎臣爲宣慰使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歿黃州遂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時忽都帖木兒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於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而區區烏合之衆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歿傷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脫乘此一勝則大勢已定然後取黃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

而忽都帖木兒意猶未決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乃引兵宿於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諭知爲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

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
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二十二年
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培克聚斂驟陞
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或言之帝怒欲致之法
世榮勢燄益張左司郎中周賡因議事微有可否世
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
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
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
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賊輦賄輸送權門所獻
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推

察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
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培取於
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
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
茶以引計者一萬一千五百一十有八馬以疋計者
十五玉器七事其餘寶物等類是已
納見遠者人所共知金充不惜前莽狂
刻爲自安之策以誅者者下達之門既
廣畜穰培之計而又身居重
相之下朝省大臣實爲事之是階以空
蹠而掌阿衡
懷無虞之心
權雖位在丞
情愈甚以苛
登追納及未

之任不止流純者當代亦若不與矣爾來朝廷信其
虛誣之說俾居相位名不虛傳實後正權校其所能
取爾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不皆實此皆所
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濟身試正可也
以他官宰相
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
先嘗試以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
險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隨壞悔將何追
國家之興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
民之膚體血氣克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
羸病未有慈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

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
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
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為邦本本固
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
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
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
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
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
銜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在視民如讎為國斂怨果

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是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吝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微殆有不可勝言者許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中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有與所言之已不相副者各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認始言能令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

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每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拜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秩三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筭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書平章在東木克暴不法時桑哥

竊國柄與岳東木烟黨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
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得赦得
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
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
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群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
曰言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飢饉諉之天時
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若興聚斂無厭刑去
宗亂之類此皆群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恤長養
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言人暗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杖

人取後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
釋之且脫縲囚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結限追捕
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
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
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
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兵密授
方畧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
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產盜屏息平陰縣女子劉
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
走奉言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

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彼漢張角皆孫恩之為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言山東宣慰司官兀宜罷因劾奏其使格不行遂以任滿辭去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人有亮抑往往就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亦有不得已而不得已者准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不得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得已之兵

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人百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不足以不足以以為害亦足以為害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一尾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黃遠走一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眾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者皆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

時與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還數千里中何事不有
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
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
將亦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
叢生百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空處僅容一人
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
亦難施為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
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避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
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餓疾病死亡將有不戰
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
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何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
人向為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
於骨髓皆欲得其惟願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
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後以此招之下皆知不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

也。昔大舜是師而禹氏格充國。緩戰而嘉衆安。寧歲
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
速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在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
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
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
矣。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
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係之大。審詳成數。算定而
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
必無人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

殺。以討使之互相讎。恣待彼有可棄之隙。我有可動
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
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
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
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
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極不
以聞。天祥自彼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
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懼。又不狹。苟康。慮。祿。入。寺。
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

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禧望闕
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義權密
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壽
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
宗即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
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
守陝後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

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
薦為中書右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
學初命為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
入為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
阿木統軍平江南宣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
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
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草悉合公論
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
德益著陞江陰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
使二十三年入為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

皇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感官府搜括今春
得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
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
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身言興
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躓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
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
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
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
往還旬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無廣

而湖南調度類 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
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
乘虛生變雖有以復入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
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
臨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
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怠安危繫焉安都
建伐占城海牙言軍交趾三數年聞湖廣江西供給
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
江海毒壽之地死傷過半即目連兵未解且交趾與
我接壤某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事功唆都

為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瀕遠非
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屢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
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
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代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
北喪師百萬唐大業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東蕞
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
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
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
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
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

法為治邊雜買之計比銅錢易於濟弊民甚便之稍
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之毋相權之意日增月
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
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
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
為後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者
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
貲非為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
濟立鑄之用非作鑄造一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
蔡

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蔡

賢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
得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
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照視軍船群御史從有以軍
無載書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為行省官所使詣揚州
覆實忙古臺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
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遺失臺官皆竦懼
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怨宣愈甚羅
賊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
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必
欲寘宣死地朝廷為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鞠問其

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
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
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白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
斷小人口辯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
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
天乎實塞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
藁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氣次
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為宣知罪
重自殺前後攜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志義

即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
上宣行賞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
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
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
事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
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
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
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

繼序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扣市監察御史
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
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
御史又出爲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有
帖木剌思者以貪墨爲僉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
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
焚之帖木剌思乃撫取爲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
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鞠
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
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

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
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
上聞會榮祖來為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
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道往來其家移文召捕
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
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
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
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
糧舶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撈掠
樂實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

人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
召人為尚書參知政事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筭錢穀
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
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為辭同僚曰上既
為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
至於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弊
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
考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
條中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桑哥抑不為通榮祖既
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為尚

書右丞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
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
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
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
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寔爲根本必擇
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弊安
斯民苟有弗至則省臺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
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
書而食其祿尋拜昭文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
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
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
之未及頒行適子秘書少監惠沒遂歸廣平卒年七
十九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榮祖身至太官而儻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
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
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
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也幼讀書卽曉大義以才器
見稱于時輩問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之以備顧問

既卽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爲國重鎮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寔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恥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阿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于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衆爲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

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石州事以績最聞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夫知沁州爲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爲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陝西漢中道

提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
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
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允之浙
東復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賴以甦兩淮鹽課不敷
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
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
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
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累遷通議大夫僉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
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

郡使謚文肅子誠襲蔭入官拜監察御史朝列大夫
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特性倣儻有大志世祖在
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
至京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
岸相高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
愚竊能識阿合馬其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
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
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貨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

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為便事下中書
阿合馬為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入中
貴人力為採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
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
吏籍其家產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
鼻即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
斲棺戮屍并誅其子而長卿冤終不白長卿從子山
甫為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冤狀即日棄官去累薦不
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

趙與熹

趙與熹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熹率其宗人之在
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
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
皆頽首以與熹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
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
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
所諮訪與熹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
既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歲世立釐暴露皆大

世祖易明詔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
中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
急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者邪賜鈔萬三千
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
晉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
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
洛間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
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有
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
天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
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
御史臺以天福為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
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
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居抨彈惟負爵祿是
懼不敢厚賞以重臣罪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
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
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
不急拯之必則素不可理帝詔王還帖木兒及李羅

論之李羅以年幼自劾天福時按行畿內有出使者
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
右帽服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王遠
惟木見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
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
入帝卧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
天福朝列大夫衛州路同知不就起為河東道提刑
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
福以反側為憂勅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
夫治書侍御史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議大夫淮西

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衛將吏有豪猾為民害者悉剷
除之民大悅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賦事數十以
聞帝以其嘗有勲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治
二十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
樹藝皆致蕃富民為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
入為刑部尚書尋出為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為
淮西按察使按鉅姦一人沒其家貲政化大行二十
八年桑哥敗考訊黨擾平陽為多以福為平陽總
管得窮治其事俄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
三十一年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

總管真定驛傳之需多為民害天福更
後不擾民憲長爭之省臣以其事聞詔
為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
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
之丑京者以天福為稱首六年以疾卒
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
臣當養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
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
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
累或以聞帝言當於古人
莫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

中求之子祖舜秘言監者保郎侃內藏庫副使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
父日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
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陽寓太原世祖
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
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迺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
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病日治者
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
國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諫之後謹敢

復進世祖意鮮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
昔奕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
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為所事乃不果
遣世祖過飲馬渾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
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
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
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
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為
之不悅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宋入數百族

諸將欲盡阬之國禎力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免及
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頓仆者滿道國禎白後
蔡州軍儲糧賑之金法甚衆世祖即位錄前勞授蔡
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
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
色明法律嚴武備設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
多施行凡所薦引皆名士士亦歸重之帝與近臣
言及勳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
惟知數人在爾遂拜宗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
進見帝呼為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

以詩光祿呼之陸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
大臣非有勲德為帝所知者罕得贈謚特贈國復金
紫光祿大夫謚忠憲人以為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
恭肅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荊國公初
國復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食未
嘗言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聞其勞
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為子
表

字君黼一名忽與火孫從其父國禎事世祖于藩
一退葬重世祖之賜今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

衛忠慎小心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後悔謂近侍帖
哥曰朕欲罪忽魯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為
兄弟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
以為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諭忽魯火孫曰若太子
罪汝將誰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山奴亦同飲金酒俄
除禮部尚書提點大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
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
尚醫大監帝嘗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
提點大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弊者將誅之群
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

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卽命釋之忽魯火孫與丞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成宗卽位遷中書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同列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魯火孫曰民爲邦本今饑餓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一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旱禱于終南

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盡像祀之忽魯火孫不事生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爲先朝老臣特救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不可出每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卽其家問之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食其祿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僖簡

元史列傳卷第五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六

元史二百五十六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濬翰林侍制承直郎國史編修官臣王德信等奉勅修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德徙關中遂為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為大塚收瘞之遠近聞者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築之堂居室於堂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

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
汝馬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
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
即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責不先白已而專獻金下
責徵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勲舊而止世
祖即位賜黃金符總管京兆諸軍與魯卒贈輸忠
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
貞獻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
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
聽多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三
年宋平惟川蜀久不

下四州制置使張珪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
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
伐合丹關軍吉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
領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合
縱之使諭立降立復遣張合等奉蠟書告德輝能
自來即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
受立降重慶復奏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
長安獄西院從事呂盛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
告仁傑仁傑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
人命爲戲耶今召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
之立至賜金虎符

以爲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
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藥
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
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皆
奏罷之民爲之立祠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拜
仁傑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
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三
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
祿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桑哥用事奏
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傑

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多耗傷
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
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入者有之未有爭
引咎歸已者置勿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
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
沒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
相敬如初未嘗置勝妾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
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
使後成宗崩仁宗入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

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昔刺

賈昔刺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為庖人昔刺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昔刺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今徙居濂州帝復思之曰昔刺在吾左右

飲食殊安適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刺之地自是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內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戶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索所賜衣衣之而卒追封開喜郡侯謚敬懿子丑妮子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席傍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銳已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

謚顯毅子虎林赤智勇絕人阿里不哥之叛出其家
名馬以助官軍從幸和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
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
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
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
足帝深善之超拜且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
卒子禿堅不花襲世職爲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
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乃顏
軍次杭海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
畏避禿堅不花卽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

以顯毅後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禿堅
不花奮擊身被十餘瘡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抗
海叛者請降衆議以爲親犯主帥宜誅之禿堅不花
獨曰抗海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
殺降可不祥宜赦之帝曰禿堅不花議是以此益知其
可用丙陸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
帝少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
薦以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即位諸侯王
會于上都凡芻蕘宴享之費賜子多寡疏戚之分無
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禿堅不花是矣進同知

宣徽院事四年帝弟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之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上恩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旨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充堅不花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乞祿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太廟內難將作撲以正義無所回撓武宗

入即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充堅不花明習事宜能不憚勞番使即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憐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殺之充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嬰御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陳請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群臣以治道充堅不花以為

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尋光祿大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又被風雪爲災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爲助賜錢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花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帖失三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官英宗即位帖失竟譖殺之後帖失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諫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曾祖昔刺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祖丑妮子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父虎林赤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禿忽赤皆至顯官

劉哈刺八都魯

劉哈刺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刺幹脫赤十七年

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而奉命往
征之帝諭哈刺八都魯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
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爲
卽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
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
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旣見母不敢以遠
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卽辭去
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
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刺八都魯一發中
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卽愈王又喜奏爲其府長史

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
使領輜重哈刺八都魯不肯曰大丈夫當效命行陳
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
日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走使人問之免謂曰我
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
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
以識也帥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脫
忽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
與昔里吉之過我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異心也且
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得一見可乎

王以爲信左右曰此詐也脫忽所居要害殆與昔里
吉爲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
騎三十人訊之得其情知脫忽方飲酣遂出其不意
進擊大敗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爲備又乘
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席
見其瘠甚輟御膳羊截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
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令歸母幸存請以君
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
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陞同
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

犯邊尚書省以和林之衆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
出納奏用怯伯帝曰裁穀非怯伯所知哈刺幹脫赤
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怯伯與俱二十六
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
伯與哈刺八都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距海都軍
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刺八都
魯語其弟欽祖榮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遁與探
馬赤千戶忽刺思遇從騎百餘人問之忽刺思曰吾
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追
以來哈刺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陳秉高立於西

南令之曰吾將往貢怯伯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
即相應也既見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今以威之哈
刺八都魯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忽刺思整陣以出怯
伯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
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即命與酒饌
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怯伯是也
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幹
脫赤賜以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
帝特命受之而今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在二十
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

而歸衣裘盡弊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為榮帝
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
乃額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
惠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
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八都
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
刺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為
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
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
傳伯顏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

涉勿俟制命乃以為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為御
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石抹明里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內膳國制內膳為近
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為明里祖曷魯事太祖睿宗
嘗求之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勅之曰皇子方總
兵關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茶事之將用黃
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曷魯
事本州之元貞

第當

其色之精百倍平日汝元
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

晨起聚草上霜復美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本國告
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里入見
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且曰明里朕親臣之子
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
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里
上帝曰第五人非明理耶對曰然帝曰止之明里越
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理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
金紋衣一襲明里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相與
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曷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
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頌謂後來耶帝親討反者於北

於明里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
八年爲典膳令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
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里舊臣其令諸子入
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祿以老
武宗即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
德之可特令明里榮祿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
夫人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
宗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
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
里寶帶錦衣與及四騾至大三年三月卒年六十有

九子皆顯貴

謝仲溫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舉以貲權鄉曲間
大兵南下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
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勸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
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剗其腸裸而
納諸牛腹中良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
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穎聲
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
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溫爲工部提

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棧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已
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
鬻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
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謹譟命警備仲溫
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
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
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鬲子以償轉輸之直
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為湖南宣慰使二十二
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
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朕謂汝死矣從

及改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為
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一子早亡惟有孫承完
幸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五
蘭江州建魯花赤先卒孫承完承事郎冀寧等路管
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高鑄

高鑄字彥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彛徙居上黨父守忠
國初為千戶太宗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殲
于兵鑄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為
皇太子詔選才儔士充官屬以鑄掌藝文兼領中醞

宮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宮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廐馬因賜名矢烈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五王著與高知尚等曰構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鱈宿衛宮中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鱈等皆莫識也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歸更訊之皆不伏鱈恐有變

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項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外鱈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鱈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賊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命守門鱈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鱈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對窮趨西門鱈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鱈嘗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相復已被殺鱈亦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

此衛士急捕之高和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
中丞也先等木兒與騰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
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
尋皆伏誅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
事兼少傅監文之重中奉夫次河南等路宣慰使卒
年五十三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
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正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
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內府而分

授東宮者多置都總管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
兼府事十九年春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
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
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宮傳令各關
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二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
鶴傳賊知不可給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
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為九思審
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一為太子
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
出詠而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遂太子

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吳
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
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為賊
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辯之得不坐阿合馬既敗和禮
霍孫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
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
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
罷之眾以為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明

年世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為徽政以九思為副
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曾修世祖裕宗實
錄命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薨年六
十一子金界奴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為世祖所親
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額巨
鼻狀貌屹然帝愛謂伯順曰此兒富勝卿可名伯勝
帝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為誰內侍李邦寧

曰伯勝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為政達人情矣至元二
十五年從征乃賴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
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即位復
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寬
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弟之五年
倉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鬪然伯勝
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溢立具畚鍤集土石
壅斷以塞門分決壙隄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
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特安西
王出為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為梁王傅武宗即位

召拜通奉大夫也可札魚花赤刑部尚書至大二年
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
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
尋復陞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遼陽省治懿州州弊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為增郡
學弟子員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
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為館廡度閑田百頃募民耕
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
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名為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

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銀青榮祿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樓剏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敏長子恪初名安童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馬兒以宣武將軍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列傳卷五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元史一百六十

南京國子監

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

補刊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爲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

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爲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讞以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十九年進戶部郎中奏罷懷衛竹稅提舉司民便之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荅卽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而實欲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文拘

留祕章不與荅卽古聞于帝命宗正薛徹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卽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荅卽古乃阿合馬餘黨賊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議卽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旣而荅卽古受人金與其黨竟坐姦賊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陞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二十一年召爲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中臺侍

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淞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卽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咸爲成宗所嘉納授河北

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王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

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池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調山東憲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瀾西饑發廩

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為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左丞馬還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未從其父義徙居東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

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乞定力台薦為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三隨州所得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元七年崔斌守甯平平聘為學官十年御史基辟為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晉寬宣慰兩湖舉為都言首言宋圖籍且上之朝江南學田嘗仍以膳學行省從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為杭州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揚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歲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三通有司務

管誣服獄具致遠獄之得其情浴服等節以賄為
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為儒儒學教授
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邏者以吐
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蘇械反者十七人訊
之蓋因冠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建真
加作浮圖于宋母官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沮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寇盜竊發加
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
安二十七年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都
顯季兼想等章忙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

忙兀台鞠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
寃狀將縱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為動親脫顯
等械使從事曰曷奈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
至湖廣劾十章要束木桑哥摘其跡中語誣以不道
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遠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
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
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桑哥氣沮江西行省
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忽察籍民為匠
戶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
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餘限以南此優苦

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為立制則銓衡平而
吏弊革他如罷香芬米紙竹課禁設司獄官督學職
負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
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
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召為翰林
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上道肅政廉訪司事
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耻事權貴累書
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
行齋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評纂例十卷集驗方
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顯徵事郎領北湖

肅政廉訪司知事 龔驥伯 為學官 駟奉政

印負外郎

雷鷹

雷鷹字彥正 渾源人 心淵生

孤金未母 氏挈鷹北歸 渾源

業課鷹讀書 鷹為志於學 事母

國設科選試 凡古儒籍者 復其

其選愈自砥礪 遂以文學稱 承

為萬戶府堂 書記世祖 即位為

耆舊使 劄子弟為修 屬授鷹大

察御史 鷹生十歲而

艱險備嘗 嘗以高

以孝聞 太宗時 詔部

家鷹年克弱 冠得與

相史天澤 鎮真定 辟

置十路宣撫司 詔選

各路宣撫司 負外郎

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鶚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五年
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陝西五
司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繼
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
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為言又
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
軍以稱職間十四年進朝列大
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
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為奴
隸鴈出令得還為

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
北道提刑按察副使
以母老辨二十年遷行臺侍御
史奉母之官分
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
省官吏之不法者二
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
授中議大夫江南
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
傷稼百姓艱食鴈請
于朝發原米二十萬石賑之江
淮行省以發米太多
議在三分之一鴈曰布宣皇澤
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
豈可兼有司出納之吝布行省
不能奪悉給之時年
六十一即致任歸老子山陽二
十九年徵拜集賢學
士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
老諮詢國政鴈為稱

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
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
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二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馬翊郡公益文隱
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胡祇通

胡祇通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
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為
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
博士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

合馬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祇通建言省官莫如
省吏省吏莫如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治中
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
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為荆湖
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為不軌者祇通
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
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
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
是之以其言著為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
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祇通遷郡子希

師教之親為
議論期變其俗父之治効以最稱亦
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
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
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弄翰林學士不赴改
江南浙西道提
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
奏徵耆德者十
人祇適為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
六十七延祐五
年贈禮部尚書謚文節李持太常博
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宣
通州潞縣人遼籍中

原部公

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
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文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
潛邸中書辟為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
歷太府內藏官出為山東經略司詳議官遷北京奧
魯同知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
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遷者誣州民冒禁籍其
家利用糾之遷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
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
興莘路儒士陸直學士與所律鑄同修實錄出為河
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

四川之豪有持官府長短者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
其以之與元帥塔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為奴民屢
訴不決利用至激數問盡出為民大德二年改安西
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
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
來吏教婦指為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
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
起為太子賓客自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
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
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

切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
授工役相時而為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
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
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
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為也遂卒年七
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庶希憲
嘗時名相簡襄敏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
備者王國寶其人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
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魯國公謚文貞

賜師文

揚師文學。純甫。上陽人。祖淵。贈字頌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詩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為汴幕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言。子錄。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幾。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可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還。為揚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

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一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募農桑。要書。二十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就食。本。道。肅政廉訪司事。熙寧。公。三十二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大。水。流。悉。罷。其。

侵黜馬亦都護之入帖勞不法師文治其言惡者流
之大德二年改山一東道入為國子司業七年出為陝
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
居九年擢陝西道使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
十年改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謂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至山八年修成宗實錄賜鈔壹百定不
受時制作多出其一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
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
雨大降遂為豐登其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
餘入師文憫而山山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

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
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
時晏然皇慶二年復召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勅成道記序等文賜銀
貳錠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
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復以病
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傳
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二年贈資政大夫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
文肅後至元八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三長

日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彥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實業於金王
辰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炤幼穎悟力學始
補吏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
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切至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
元年辟為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為
山東東路六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陝西五路
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
大夫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炤始至

甘雨霽足聞屬邑有禁黠吏挾官府肆為暴橫炤繩
之以法杖出境外民言遂息十二年改授淮西等路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領軍進攻瓜洲
鎮江炤運糧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
年揚州未下丞相阿木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庭芝
棄城遁泰州炤領兵追揚州城下躬往詔諭制置朱
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款
附從阿木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十三年陸六十六
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
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炤撫綏勞來上下

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為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景福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諡敬惠子用章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捨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免藉其孥產止令出焚產錢後著為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

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囚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眾怒而歿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

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拜監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時徙鄂民萬餘于西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告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羗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爲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爲農。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

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仕至侍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亾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註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

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
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閱
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
以第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辨明復之持金夜饋昉
昉却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
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貨用悉焚惟力
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
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巴蜀表爲四
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人爲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

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倚任集事尤
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歛而國用以
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囚東平多所
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省左
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
爲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
卒贈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子
克適平陰縣尹孫振祕書著作郎揆中書省左都司
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長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克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

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法入爲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卧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

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
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
汝霖爲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
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
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
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
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
馬以他事誣源旣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

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
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
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
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
有條竈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
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
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
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
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彥清直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
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
揚卞齊名時人以三揚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
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
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賊
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
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真外郎佩金符
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筭每月終
上之遂定爲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
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

爲鈔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
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
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浸易其可以昔時
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第其輕重入
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子克
忘安豐路總管孫貞

吳鼎

吳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
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
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

禹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禹謂
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
恐不可復得禹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
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
欲幸玉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
即禹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
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
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
二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
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志卷第五十二

元史一百六十四

續修事類賦類
卷之六十四
元史一百六十四

刑法二

請職官及在

中外大小軍官

監察御史嚴訪

官無故以軍官

蓋司就問之權

籍管軍官追逮其身者禁之

不嚴以法禁循軍人而又害之者從

司將察之行者官及宣慰司元帥府

自衛者亦如之

應不待委官同問口論管軍官

承佩金銀符志
與軍法官五十七降散官一等受
署或二等符志
諸軍官總職應罷職殿降者上所佩符志
再叙日給之
諸軍官役使軍人萬戶八名千戶或
萬戶之半彈壓
減半之半過是數者坐罪
諸軍
官墾役軍人致
死非奉命者量事斬罪並罷職徵燒埋
軍官擅放正軍及分受雇役錢者
以枉法論
除軍人衣糧
鹽菜錢并全
散會赦免已招者追給未招者
免徵未給散者
器散其私役軍人官牛帶種官地并
管民官占種官
應所收于粒
毛招者追沒未招者免

可入
養免四
院事四
十有三
孝敏
德珪
字伯温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慶順聖皇后
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為
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奉
至元三
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
其曲折不能對德

珪從旁辯祈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
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計諸者賜予之節
命有疑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也珪辭德珪數言即
定問還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立示年嘗有此言論
之旨然北京地震帝問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
三乃在右司詔問焉對曰富國者無君微索蔓延收
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為大赦中外道負民賴以蘇大
德間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所為治求進者
不得逞其志朋聚與怨撻事中傷德士會帝有疾言
者盛氣致結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主以轉德慨引咎

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珪位既至帝問卿
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德珪拜其母因以氣
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年四十四有六

卷第五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一

劉因字夢吉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第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宋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劉因

劉因字夢吉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第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宋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第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宋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錄事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第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宋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宋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父也歲壬辰宋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
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遂夢神人馬馱一兒至其家
曰善養之既覺而生石名曰駒字嘉驥後改今名及
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
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譽超邁
日閱方無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至辭國子司業
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
經學究訓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及得周程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
當有是也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下也蔡子極其大意其精而實之以正也其
高見遠識卓犖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
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恇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
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
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施教之皆有
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請因多遜避
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書寫孔明
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以因學行高
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權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初裕皇建學官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

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
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致因以疾固辭
且上言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論論
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
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
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
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
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
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

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
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
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
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
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
高人隱士之目惟閭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
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
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
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

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匆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指。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
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
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
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
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
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
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
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
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

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說
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暉初居咸口里嘗
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
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
摩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頴悟曰發
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
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言
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言

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
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木谷乃
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待
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
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
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
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
曰與吳先生言無探淵海述執子歸禮終其身左
黃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入朝薦有道德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
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
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十召為國子監丞先
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三言授弟子
久之漸失其舊澄三三燃燭堂上請生以文受業日
是歲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嘗因其材
質以覆訓誘之每至夜分筆寒言不易也皇慶元年
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朝文定公六書教法朱
文公學校言崇私義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
曰行書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

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后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
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敬必偏於言言訓釋之末故
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
學非詩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
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
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采輯至京師次真州疾
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起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
亮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
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者
指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經

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謂
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
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
徒遂為薦抄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
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
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
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
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
制乃作十三室亦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

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官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

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人問塵塵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身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

田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
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
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
謂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
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
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乘
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
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
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
五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贈臨川郡公

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以京爲翰林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列傳卷第五十八

列傳卷第五十九

元史一百七十二

南京國子監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補刊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
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
時以城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
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
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
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

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
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翰林文字帝
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爲朕言之
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
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祕
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
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
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
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

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
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爲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
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
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
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爲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
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
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鉅夫
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
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
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

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
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
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
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
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
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
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

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
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
請殺之元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
又召鉅夫與胡祇通姚暉王暉雷膺陳天祥楊恭懿
高凝陳儼趙君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爲閩
海道肅政廉訪使與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
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
奴之爲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高凝
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拜災
之策其目有三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夏

化帝皆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魏平雲南民願刻石
燕臺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
元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為翰林學士至大元年脩成
宗實錄二年召至二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
廉訪使四年召李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復
殿拜湖東海石道肅政廉訪使留為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元年脩武宗實錄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
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
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備
平章政事亞丞叅知政事許師敬

其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
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
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今以便侍養時令
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
餐勞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
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食餼于齊化門外給驛尚選
勅行者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秦定
二年贈大司徒柱國進封楚國公謚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

秀安僖三子儻曰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儻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曾祖師壽祖希永父與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吳興郡公與嘗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

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賊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履實相權令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三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率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今人釀而用之皆出於

不得已延欵以此籌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
頌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孟頌
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贖論罪法以
為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頌曰法者人命所係議
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頌奉詔與議不敢不言
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
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
初欲大用孟頌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
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
孟頌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餉

給之至元鈔法滯難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頌
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
諸路官則徑答之孟頌受命而行比還不嘗一入丞相
相桑哥大以為護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
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
不聽孟頌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寺奏強
買人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然之意三在必
將隔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使按察
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答之三類
偶後至劄事官遽引孟頌受答孟頌入訴於都堂右

丞業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聖教之節
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
是所答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
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膏
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寺遷集賢直學
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及死傷數
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
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
泛引經傳及五行家異之言以脩人事應天變為對
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五濟等理集天

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比特其
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
敢沮其享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
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
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
曰此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
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
尚言省量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若養畜豕嘗
問業李曾夢象優劣孟頫對曰象炎臣之又其其不
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監業李所重之

言臣皆讀之其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章曰汝以
夢矣賢於李耶夢矣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言其似
道誤國國生夢矣依阿取容李布衣為伏閣上言是
賢於夢矣也汝以夢矣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
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
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嘗言
似道誤國責留夢矣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言
似道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
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有踰
等者夫捐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志也公

必免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徹里
執其頰孟頫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曰
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
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典閣中書政事孟頫固辭
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
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子
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
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
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
管府事時總管關孟頫事孟頫清簡有元拔

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嘉
遂誣告同役者殺批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
時有批兒自歸郡中無為神明會廉訪司享嘗哈剌
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將
世祖實錄名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
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剡等更信
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
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之
議不合謂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
集賢直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

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
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
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
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問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
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
昂世祖皇帝所蘭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
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奴奴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
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
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官中帝以問左右皆

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
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
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
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
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遣封魏國公謚
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
之妙詩文清遠竒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
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
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

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
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
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
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
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
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
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
年陞修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爲修撰預修成

宗寶錄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爲國子
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
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淞慮士守舊
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
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
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賊熙誣服文原行
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
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日家
人得之以歸比歿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
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

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二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痛
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
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
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
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
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
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六年移江東道徵寧國廣
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焉山
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
時轉運司官聽用鄉里誹獲動以死法誣民而轉運

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
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徵民謝蘭家
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展文
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
至治二年召為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得災之道文
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飢復申前議
請罷權茶轉運回又不報明年燕國子祭酒江浙省
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
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

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
書生病篤取橐中金為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
生竊金去文原以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
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蔭授江浙等
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
峯叅知政事謚文肅

文肅

袁搆字伯長慶元入宋同知樞密院事諡之曾孫為
宣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為農澤書院
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為翰林國史院

園官時初建南郊。據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園立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園立非郊。議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吉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吉，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粟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尋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曰議北郊不

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復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補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生簿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窓默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卽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爲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

浩同時號爲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旣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脩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無室可耐乃于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在上京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當更營大殿于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

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
木兒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
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
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
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
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
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
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
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
謂禴祠嘗烝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

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
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脩德明政應
天之實也宜樽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
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
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真
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
士兼經筵官預脩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奉旨纂集
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成皆行於時
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
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曆一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

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裡院副使
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不可
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
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
江淵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
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
師七歲讀書一過卽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
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

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
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
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
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都
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
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鏡以爲節其漏經久
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
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
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
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

朔時加已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抄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

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鍾鼓更漏往往全日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鍾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升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卽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

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
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
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簽
大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
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顧宰
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吳澄亦移病歸學制稍
爲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
子司業履謙律已益言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
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
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日不攷其業何

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攷
其學行以次遞升旣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
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
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
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
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
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
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爲濱州知州丁母
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
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汚者四

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
充考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
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
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
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履謙篤學
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大史局會秘書監輦
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
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
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
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

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
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
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
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
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
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
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
減見行曆書一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維有
經申而經以著定法申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
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申演撰八法一

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泯襲宋金未有能
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
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葦候
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
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
有八寸外方內爲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
隔上九寸其空均且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不
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連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
聚其氣而上之其制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
律者是也適遷他日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

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

護軍進封汝南郡公

文獻

張立道 張廷瑞 王輝 陳祐 陳天祥 劉宣 陳思濟 劉哈刺八都魯 田文 申屠致遠 胡
劉回 吳澄 程鉅夫 趙孟頫 鄧文原 袁桷 曹元用 孫儀謙

馬天第廿九

張立道 張廷瑞 王輝 陳祐 陳天祥 劉宣 陳思濟 劉哈刺八都魯 田文 申屠致遠 胡

九

